

青年文学创作选集

戏剧选辑

草原民兵

中国青年出版社

.911

青年文学創作选集

草原民兵

中國作家协会編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草 原 民 兵

中國作家协会編

*

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總經售

*

787×1092 1/32 5 3/8 印張 99,030 字

1956年2月北京第1版 1956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0 定價(6) 0.49元

編輯說明

一、近年來，由於黨、團的領導和幫助，由於各地文藝團體和報刊編輯部的指導和培養，由於社會上各方面的關懷，全國各地湧現出人數眾多的青年文學創作者。他們從各個不同的角落，寫出了大批生動的作品，反映了我們祖國人民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對人民起了有力的教育和鼓舞作用。這一支朝氣蓬勃的新軍，已成為發展和繁榮我國文學事業的強大的後備力量。為了迎接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新高潮，初步地檢閱近年來青年文學創作者的成績，鼓勵青年文學創作者相互學習，進一步推動文學事業的發展，特在全國青年文學創作者會議召開之前，編印了這套選集，定名為“青年文學創作選集”。

二、“青年文學創作選集”所選的作品，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一九五五年底為止，在各地報刊上發表的作品。按小說、散文特寫、詩歌、劇本、兒童文學、說唱文學等文學形式分編成十輯。在內容上，我們着重選取能夠反映新生活、新人物，而又具有一定藝術水平和教育作用的作品。

三、“青年文學創作選集”的作者大多為三十歲以下的青年，也選取了一部分三十歲至三十五歲而從事創作時間較短或工農業餘作者的作品。作者的成員包括工人、農民、戰士、學生、機關幹部、教育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和一部分青年創作

幹部。为了照顧各个方面的青年作者,除詩歌以外,所选的作品,每人以一篇为限。

四、“青年文学創作选集”主要是从各省、市文联、報刊編輯部、出版机關推荐的作品中,加以選擇編成。在这裏,謹向給我們推荐作品的單位致謝。因为時間匆促,調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深入、細緻,遺漏和不妥之处,恐所难免,希望各方面的同志給予指正。

中國作家协会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目 次

扔界石·····	侯喜旺(1)
一个晚上·····	村 路(18)
赶脚·····	李 翎(32)
開花先要扎根·····	季 子(51)
青草坡·····	王德芳(72)
草原民兵·····	敖德斯尔(89)
一籃草子·····	費昭珪(123)
一家人·····	六安新安集業餘剧团集体創作(134)

扔界石

侯喜旺

時 間：中秋之夜。

地 點：田野小河边。

人 物：

張老漢——五十多歲。

李老漢——五十多歲。

幕啓，張老漢帶着鐵鍬、布袋上。

張老漢：（唱）

八月十五月兒圓，
掛在天空像玉盤，
家家戶戶慶中秋，
我一人悄悄出村前。
當年參加合作社，
不該腳踏兩家船。
暗在地邊埋界石，
想等到退社作証件。
誰想入社好处多，
日子越过越舒坦，

村上安了拖拉機站，
要用機器來耕田。
我一听又喜又耽心，
想起了界石還沒挖；
等到把它犁出來，
這副老臉實難堪，
界石是塊大石頭，
碰壞了機器又怎麼辦？
這才是，自己栽上自己創，
自己給自己找麻煩。

哟！到地方了！趁着沒人瞅見，快創！（唱）

順着棗樹往正東，（步量）

走三步就是界石坑。

這兒是個丁字口，

西鄰李來南鄰程，

自從入了合作社，

三道地溝都犁平，

犁得平，我記得清，

界石就在正當中。（掘地）

哎！當初埋這麼深幹啥呀？（唱）

當初埋它這麼深，

今天創它費苦心。

埋界石我穿的是破夾襖，

創界石我換了一身新。

破夾襖，一身新，
当初不能比如今，
当初思想不開竅，
如今跟社一條心。
一條心，一條心，
被人瞅見太丟人。（刨出）
界石裝到布袋裏，
偷偷把它捎回村。

哎！界石捎回去有啥用呀！扔了算啦。（唱）

我把界石往河裏扔，
叫它無影又無蹤。
朝着河堤往前走，（聞遠方有咳嗽聲）

啊！忽听远处有人声。（放下）

急忙捧把乾土塊，
平平这个界石坑，
掂起界石躲一躲，
等人過去我再扔。

李老漢帶鉄鍬、布袋上。

李老漢：（唱）

也怨孩子太年輕，
听說擴社像發瘋。
再說不讓他把名報，
外人說我老不通；
再說隨他入了社，

昨想也覺得行不通，
只好入社先試試，
看看到底中不中。
我有田地二十畝，
河邊五畝最有名，
今天土地連成片，
只怕退社攪不清。
趁着旁人不知曉，
措塊界石埋地中。

到了。小棗樹以東三步為界，西邊是我的，南邊是程家的，往東就是張大哥家的了。（唱）

順着棗樹往正東，
這個地界記得清，
忙把界石栽上去，（掘地）
呀！怎麼越掘土越鬆？
上邊壓的乾土塊，
下邊是個掘好的坑。
掘好的坑，真現成，
我忙把界石放當中。

正要把界石掏出來，張老漢一聲咳嗽驚動了他。

李老漢：誰呀？

張老漢：是我。

李老漢：是張大哥呀。

張老漢：是李老弟呀。

李老漢：（唱）

眼看天已一更多，
你在这裏做甚麼？

張老漢：（唱）

我沒問他他先問我，
叫我張嘴沒話說。
老弟，今天月光分外好，
我來河邊洗洗脚。

李老漢：（唱）

深更半夜來洗脚，
他的心事我難摸，
各人自走各人路，
井是井來河是河。
趕快把他支應走，
埋界石別讓他瞅着。
大哥，你日子过的太儉省，
燒盆洗脚水值幾個？
秋天河水冰冰涼，
凍病了可是劃不着。
還是趕快回去吧，
免得花錢又吃藥。

張老漢：（唱）

說我害病也不錯，
心病害了三年多，

界石好像埋心裏，
天天耽心露馬脚。
剛剛把它刨出來，
偏偏碰見他來囉嗦。
赶快把他支应走，
我好把界石扔下河。
老弟，停停我就要回去，
你是不是也來坐一坐？

李老漢：（唱）

我想讓他先走開，
才好去把界石栽，
看樣子他還不想走，
这事叫我怎安排？
大哥，要回去你先回去吧，
我到东莊就回來。

張老漢：（唱）

你到东莊有啥事？
怎麼还掂个大布袋？

李老漢：这……这……（唱）

布袋本是借來的，
順便給人捎回去。

張老漢：（唱）

捎回去，捎回去，
沉甸甸裝的啥东西？

李老漢：那是，那是……个大西瓜。

張老漢：不像，西瓜是圓的呀。（唱）

看他慌忙又失急，
布袋裏一定有玄虛。
想他入社時，
三心又二意，
土地入了股，
有點捨不的；
自从入社後，
常常受教育，
一定是栽了界石又想刨，
和我一樣嫌醜氣。
今天這事想瞞我，
怎知是我幹過的！
待我上前逗一逗，
看他怎樣蓋過去？
老弟，西瓜打開吃了吧！

（上前去摸）

李老漢：（發現張老漢的布袋）大哥！（唱）

你屁股下坐的啥东西？

張老漢：（慌忙又坐下來）這，這……（唱）

這是一條大布袋，
拿來用它擦腳哩。

李老漢：（唱）

擦脚哩，擦脚哩，

沉甸甸裝的啥東西？

張老漢：那是……那是……半路上我撿了塊撻布石。

李老漢：不像，撻布石咋有角有楞的呀？（唱）

看他慌忙又失急，

布袋裏一定有玄虛。

記得三年前，

合作社剛成立，

他不願入社，

慫不過他閨女，

土地連成片，

要用拖拉機，

一定是埋塊界石留暗記，

跟我一樣費心機。

待我上前逗一逗，

看他還有啥言語？

大哥，撻布石讓我看看吧，

張老漢：（唱）不看吧，撻布石還有啥稀奇？

李老漢：（唱）

不看不看就不看，

別耽誤你洗腳……

張老漢：（接唱）……別耽誤你走親戚。

張老漢：（合唱）

李老漢：（合唱）

你催我來我催你，

誰也不想走頭裏，
掂起布袋拿起鐮，
弄得^{扔也}栽^{扔也}不及。
朝着村莊往前走，

張老漢：（唱）老弟，上東莊你咋往正西？

李老漢：（唱）

天色太晚不去了，
我想回家去休息。

張老漢：（唱）回家咱倆一齊走，

李老漢：（唱）各揹各的沉東西。

張老漢：（唱）老弟，入社後你進步不算慢，

李老漢：（唱）大哥，比你可是比不及。

張老漢：（唱）

不經一事不長一智，
合作社對咱有教育。

李老漢：（唱）

有教育？啥教育？

張老漢：（唱）咱算懂得了社會主義。

李老漢：（唱）

社會主義，社會主義，
只怕咱倆等不及。

張老漢：（唱）

等得及，等得及，
眼看就用拖拉機。

李老漢：（唱）

拖拉機犁地成大片，
再難分地是誰家的。

張老漢：（唱）我也曾經這樣想，

李老漢：你也這樣想過？

張老漢：（唱）光怕變成大和泥。

李老漢：是嘛。

張老漢：（唱）心想留個啥暗記，

李老漢：噢，你也是來栽記號來了。

張老漢：（唱）

哎！說到這我也不瞞你。
三年前，秋風起，
我翻身下牀披上衣，
掂塊界石出門走，
偷偷埋在地頭起，
我心想，管你入股不入股，
反正我有老主意。
等到退社抽土地，
地邊地界有暗記。

李老漢：（搶唱）

別看你，年紀老，
事情想的真週到，
栽下地界留暗記，
免得日後有爭吵。

咱倆心思都一样，
今天碰得实在巧。

張老漢：（唱）

碰得巧，碰得巧，
千萬別讓外人曉，
年輕人要是知道了，
又要拿咱來取笑。

李老漢：你辦事真嚴謹啊，埋了二、三年，沒人曉得。

張老漢：（唱）

界石埋了二、三年，
我心裏好像塞塊磚，
頭一年……

李老漢：（唱）……試試看，

張老漢：（唱）

天天腳踏兩家船，
社剛成立投資大，
比往年多見一點點，
我心想，合作社不過這個樣，
一人難長四隻拳。
再說退社自己幹，
看着那高騾大馬怪喜歡；
再說把界石挖出來，
誰曉得明年合算不合算？

李老漢：（唱）